

插图典藏版

局外人

权威全译
典藏版

博集典藏馆
CLASSICS 077

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
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
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代表作
零度写作人生的荒诞与虚无
冷酷而动人的极简主义小说

[法] 阿尔贝·加缪 (Albert Camus) ◎ 著
柳鸣九◎ 译

L'Étranger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博集天卷
80000

插图典藏版

局外人

「法」阿尔贝·加缪 (Albert Camus) ◎著
柳鸣九◎译

L'Étranger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局外人 / (法) 加缪 (Camus, A.) 著; 柳鸣九译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404-5832-4

I. ①局… II. ①加… ②柳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77650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青少年阅读·经典名著

局外人

作 者: [法] 阿尔贝·加缪 (Albert Camus)

译 者: 柳鸣九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丁丽丹 刘诗哲

监 制: 张应娜

特约编辑: 薛 婷 韩丽红

封面设计: 张丽娜

版式设计: 崔振江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70mm 1/32

字 数: 122千字

印 张: 6.5

版 次: 2013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5832-4

定 价: 22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84409925)

关于作者

阿尔贝·加缪 (Albert Camus, 1913—1960)，法国小说家、哲学家、戏剧家、评论家，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。获得哲学学位后，他从事过多种工作，最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。而立之年，他运营了一个剧团，战争期间活跃于法国抗战，他还主编了一份重要的地下报纸《战斗报》。他的代表作有：四部广受称颂的小说，即《局外人》《鼠疫》《堕落》《流放与王国》；剧本《误会》《加里古拉》，哲学论文集《反抗者》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等。曾获法国批评奖、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。



尽管加缪自己多次否认，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，还是

一直被看作存在主义者。

1951年，加缪发表了哲学论文《反抗者》，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之久的论战，最后等到加缪与萨特决裂，人们才发现，加缪是荒诞哲学及文学的代表人物。

阿尔贝·加缪的第一部也是他最著名的小说

《局外人》，在1942年出版，巧的是，伟大的战地爱情电影《卡萨布兰卡》也在同年上映。

加缪最广为流传的一组照片，披着大衣，嘴里叼根烟，疲惫中具有一种莫名的魅力，非常有“局外人”的疏离感。这个造



型，和《卡萨布兰卡》中亨弗莱·鲍嘉扮演的男主角里克非常相似。不仅如此，《卡萨布兰卡》里法国二战抗战领袖维克



多·拉索，之所以能够带着里克一起逃离卡萨布兰卡，是因为有像加缪这样的人提供援助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加缪为专门帮助犹太人和政治犯逃命的地下通道提供支援，帮助这些人从法国南部逃到奥兰，然后向西逃至摩洛哥卡萨布兰卡，最后通过里斯本成功逃脱。



目录

CONTENTS

关于作者

Part I

第一部

🌸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：“令堂去世。明日葬礼。特致慰问。”它说得不清楚。也许是昨天死的。

第一节/002

第二节/018

第三节/025

第四节/035

第五节/041

第六节/047

Part II

第二部

我被捕之后，立即被审讯了好几次，但都是关于身份问题之类的讯问，时间都不长。头一次是在警察局，我的案子似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。

第一节/062

第二节/072

第三节/084

第四节/101

第五节/111

《局外人》的社会现实内涵与人性内涵/128

附录：加缪概论

——从《西西弗斯的神话》到《反抗者》/150



第一部

Part I

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：“令堂去世。明日葬礼。特致慰问。”它说得不清楚。也许是昨天死的。

第一节



今天，妈妈死了，也许是在昨天，我搞不清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：“令堂去世。明日葬礼。特致慰唁。”它说得不清楚。也许是昨天死的。

养老院是在马朗戈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。我明天乘午后两点的公共汽车去，下午到，赶得上守灵，晚上即可返回。我向老板请了两天的假。事出此因，他无法拒绝。但是，他显得很不愿意。我甚至对他说：“这并不是我的过错。”他没有搭理我。我想我本不必对他说这句话。反正，我没有什么必须请求他原谅的，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慰问。不过，到了后天，他见我戴孝上班时，无疑会作此表示的。似乎眼下我妈妈还没有死，要等到下葬之后，此事才算定论归档，一切才披上正式悼念的色彩。

我乘上两点钟的公共汽车，天气很热。像往常一样，我是在塞莱斯特的饭店里用的餐。他们都为我难过，塞莱斯特对我说：

“人只有一个妈妈呀。”我出发时，他们一直送我到大门口。我有点儿烦，因为我还要上艾玛尼埃尔家去借黑色领带与丧事臂章。几个月前他的伯父死了。

为了赶上公共汽车，我是跑着去的。这么一急，再这么一跑，又加上汽车的颠簸与汽油味，还有天空与公路的反光，这一切使我昏昏沉沉，几乎一路上都在打瞌睡。当我醒来的时候，正靠在一名军人身上。他冲我笑笑，并问我是不是从远方来的。我懒得说话，只应了声“是”。

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。我是步行去的。我想立刻见到妈妈。但门房说我得先会见院长。由于院长正忙，我就等了一会儿。这期间，门房说着话，而后，我就见到了院长，他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的。这是个矮小的老头，佩戴着荣誉团勋章。他用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打量我，随即握着我的手老也不松开，叫我不知如何抽出来。他翻阅了一份档案，对我说：“默尔索太太入本院已经三年了。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。”我以为他有责备我的意思，赶忙开始解释。但他打断了我：“您用不着说明，我亲爱的孩子，我看过令堂的档案。您负担不起她的生活费用，她需要有人照料，您的薪水却很有限。把她送到这里来，她会过得好一些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”他补充说：“您知道，在这里，有一些跟她年龄相近的人和她做伴，他们对过去时代的话题有共同的兴趣。您年纪轻，她跟您在一起倒会感到烦闷的。”



的确如此。妈妈在家的時候，一天到晚總是瞧着我，一言不發。剛來養老院的那段時間，她經常哭，但那是因為不習慣。過了幾個月，如果要把她接出養老院，她又會哭的，同樣是因為不習慣。由於這個原因，自從去年以來我就幾乎沒來探望過她。當然，也由於來一次就得占用我的一個星期天，且不算趕公共汽車、買車票以及在路上走兩個小時所費的氣力。

院長一直說个不停，但我幾乎已經不聽他的話了。最後他對我说：“我想您願意再看看令堂大人吧。”我什麼也沒說就站了起來，他領我出了辦公室。在樓梯上，他向我解釋說：“为了不刺激其他的老人，我們已經把她轉移到院里的小停尸房去了。這里每逢有老人去世，其他人兩三天之內都惶惶不可終日，這給服務工作帶來很多困難。”我們穿過一個院子，那里有很多老年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。我們經過的時候，他們就不出聲了。我們一走過，他們又聊起來了，就像是一群鸚鵡在聒噪。走到一幢小房子門前，院長與我告別：“默爾索先生，我失陪啦，我在辦公室等您。原則上，下葬儀式是在明天上午十點鐘舉行。我們要您提前來，是想讓您有時間守靈。再說一點，令堂大人似乎向她的院友們表示過，她希望按照宗教儀式安葬。這件事，我已經全部安排好了，不過，還是想告訴您一聲。”我向他道了謝。媽媽雖說不是無神論者，可活着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過宗教。

我走進小屋，里面是一個明亮的廳堂，牆上刷了白灰，頂

上是一个玻璃大棚，放着几把椅子与几个x形的架子，正中的两个架子支着一口已盖合上了的棺材。棺材上只见一些闪闪发亮的螺丝钉，钉得很浅，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特别醒目。在棺材旁边，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，身穿白色罩衫，头戴一块颜色鲜亮的方巾。

这时，门房走进屋里，来到我身后。他大概是跑着来的，说起话来有点儿结巴：“他们给盖上了，我得把盖儿打开，好让您看看她。”他走近棺材，我阻止了他。他问我：“您不想看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想。”他只好作罢。我有些难为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该这么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但语气中并无责备之意，似乎只是想问个清楚而已。我回答说：“我说不清。”于是，他捻捻发白的小胡子，没有瞧我一眼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明白。”他有一双漂亮的淡蓝色眼睛，面色有点儿红润。他给我搬过来一把椅子，自己则坐在我的后面一点儿。女护士站起身来，朝门外走去。这时，门房对我说：“她长的是一种下疳。”因为我没听明白，就朝女护士瞧了两眼，见她眼睛下面有一条绷带绕头缠了一圈，在齐鼻子的地方，那绷带是平的。在她的脸上，引人注意的也就是绷带的一圈白色了。

她走出屋后，门房说：“我失陪了。”我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手势，他又留下了，站在我后面。背后有一个人，这使我很不自在。这时整个房间满是夕阳的余晖。两只大胡蜂冲着玻璃顶棚嗡

喻乱飞。我觉得困劲上来了。我头也没有回，对门房说：“您在这院里已经很久了吧？”他立即答道：“五年了。”似乎他一直在等着我向他提问。

接着，他大聊特聊起来。在他看来，要是有人对他说，他这一辈子会以在马朗戈养老院当门房告终，那他是难以苟同的。他今年不过六十四岁，又是巴黎人。他说到这里，我打断说：“哦，您不是本地人？”这时，我才想起，他在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曾对我谈过妈妈。他劝我要尽快下葬，因为平原地区天气热，特别是这个地方。正是说那件事的时候，他已经告诉了我，他曾在巴黎待过，后来对巴黎一直念念不忘。在巴黎，死者可以停放三天，有时甚至四天。在此地，可不能停放那么久。这么匆匆忙忙跟在柩车后面去把人埋掉，实在叫人不习惯。他老婆在旁边，提醒他说：“别说了，不应该对这位先生说这些。”老门房脸红了，连连道歉。我立即进行调和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我觉得老头讲得有道理，也有意思。

在小停尸房里，他告诉我，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。自己身体结实，所以就自荐当了门房。我向他指出，归根结底，他也算是养老院收容的人。对我这个说法，他表示不同意。在此之前，我就觉得诧异，他说到院里的养老者时总是称之为“他们”“那些人”，有时也称之为“老人们”，其实养老者之中有一些并不比他年长。显然，他以此表示，自己跟养老者不是一码事。他，是

门房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还管着他们呢。

这时，那个女护士进来了。夜幕迅速降临。玻璃顶棚上的夜色急剧变浓。门房打开灯，光亮的突然刺激一时使我睁不开眼。他请我到食堂去用晚餐，但我不饿。于是他转而建议给我端一杯牛奶咖啡来。我特别喜欢喝牛奶咖啡，也就接受了他的建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了一个托盘回来。我喝掉了。之后我想抽烟，但我有所犹豫，我不知道在妈妈遗体面前能不能这样做。我想了想，觉得这无伤大雅。我递给门房一支烟，我们两人就抽起来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，令堂大人的院友们也要来守灵。这是院里的习惯。我得去找些椅子，弄些咖啡来。”我问他是否可以关掉一盏大灯。耀眼的灯光照在白色的墙上，使我备感困乏。他回答我说，那根本不可能。灯的开关就是这么装的，要么全开，要么全关。之后，我懒得再去多注意他。他进进出出，把一些椅子摆好，在其中一把椅子上，围着咖啡壶放好一些杯子。然后，他在我的对面坐下，中间隔着妈妈的棺材。那女护士也坐在里边，背对着我。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。但从她手臂的动作来看，我相信她是在织毛线。屋子里暖烘烘的，咖啡使我发热，从敞开的门中，飘进了一股夜晚与鲜花的气息。我觉得自己打了一会儿瞌睡。

一阵窸窣窣声把我弄醒了。我刚才合眼打盹儿，现在更觉